

拿幾「張」鼠來瞧瞧！

看畫談鼠

吳誦芬

今年是鼠年，開春以來，很多話題都和老鼠有關。雖然在各地鄉鎮公所極力推行滅鼠運動之下，活蹦亂跳的野耗子可能一年到頭都見不著一次，和現代都市人生活關係最密切的鼠，大概只有滑鼠或寵物鼠。但在古早時代，人鼠之間可像街頭巷尾的鄰居，田裡、屋裡、倉庫、野外，甚至市集、藥鋪，很多現代人想不到的地方，都可以看見鼠類的蹤跡。因此，畫家筆下老鼠出現的場景，也是五花八門多種多樣。



圖一 明 宣宗 〈夏果寫生〉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歷代畫史上畫鼠最有名的畫家是五代後蜀的丘文播，《宣和畫譜》記載他除了擅長畫牛以外，曾作銜果鼠，時稱奇絕。但丘文播銜果鼠的畫作真跡早在北宋末年即已不知流落何處。目前傳世可見，名下常見以老鼠為主題繪畫作品的畫家，分別是宋末元初的畫家錢選（約一二三五—一三〇〇）、明代的畫家皇帝明宣宗朱瞻基（一三九九—一四三五），以及以畫風幽默聞名的近代畫家齊白石（一八六四—一九五七）。

具有祥瑞意義的鼠

在中國先民心目中，畫

拿幾「張」鼠來瞧瞧！看畫談鼠



圖二 明 朱瞻基 《明宣宗三鼠圖卷 之三》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伏夜出，生命力旺盛的鼠是帶有幾分神性的動物。漢代緯書《春秋運斗樞》記載：「玉衡散為雞兔鼠。」古人相信鼠是秉北斗七星之一玉衡星之氣化生而成。清代《四庫全書》《御定淵鑑類函》引本草釋名曰：「鼠，其壽最長，故俗稱老鼠。」《玄中記》說：「百歲鼠化為神。」《抱朴子·內篇》也說：「鼠壽三百歲，滿

一百歲者則色白，善憑人而卜：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也。」古代迷信鼠有百年以上的壽命，所以才叫「老鼠」。然而實際上，一般老鼠的壽命最多不過兩年，那些古人所見全白的老鼠只是基因突變的鼠白子。據《古今圖書集成》收集的資料，《魏書·靈徵志》、《宋書·符瑞志》、《南齊書·祥瑞志》，以及《冊府元龜》都有擒獲白鼠以為祥瑞進獻天子的記載。在畫過不少動物的畫家皇帝明宣宗的傳世作品當中，也有以白老鼠為題的畫作——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傳明宣宗夏果寫生〉（圖一）與現藏於北京故宮《明宣宗三鼠圖卷》第三幅的題材構圖完全一樣（圖二），畫的都是紅眼大白鼠正攫住三顆連枝帶葉艷紅欲滴的楊梅大快朵頤的場景。兩畫外觀上最大的差異，是台北故宮的〈明宣宗夏果寫生〉白底方幅，北京故宮的黑底而圓幅。其次不同在台北故宮〈明宣宗夏果寫生〉的題簽下方，與

最小那片楊梅葉子旁邊似有他物，這種現象暗示了此畫畫幅可能經過分割。剩下是一些微小的相異點：比如北京故宮的大白鼠右耳只看得見灰色的背面，而台北故宮大白鼠的右耳則可以看見粉紅色的耳孔，可見畫家取景的鼠頭正側角度不同；還有鼠毛的質感，北京故宮的鼠毛採極密的細筆描繪，毛長較短，質感較為細軟，鼠身較為蜷曲，右方肩、腿以毛順走向表現鼠身隆起量感的技巧較佳；而台北故宮的大白鼠，畫毛的筆畫較為粗長，感覺毛質較為疏硬，而鼠身比較伸展，曲度較小，整體表現上比較板滯，用筆等細節的變化較少。

白老鼠除了常被當作祥瑞獻入宮中，在鄉野奇談性質的筆記小說中，在野外看見白老鼠的人只要在白老鼠消失的地方挖洞，往往都能掘獲白金白銀等寶物，因此稀有的白鼠也經常被民間視為白銀等寶藏的化身，故有「鼠來寶」一說。巧的是，神話裡的老鼠也經常

和財神在一起，例如印度教濕婆神的兒子，給人帶來好運與財富的象頭天 Ganesha 經常以腳踏老鼠的形象出現；藏傳佛教當中，紅、黃、白、綠、黑等五色財神，和曾經立下誓願消除救渡一切為窮困所苦眾生的多聞天王，都各有一隻「吐寶鼠」伴駕，口中含吐寶珠以佈施眾生。有老鼠的地方代表米缸常滿，糧倉不空，財神身邊經常跟著老鼠，而且這些給財神當跟班的老鼠通常還都吃



圖三 《多聞天王唐卡》 唐納德·魯賓收藏

得胖嘟嘟的。(圖三)

被詩人痛罵的鼠

自古以來，鼠輩即有與人類為鄰討生活的傳統。但老鼠不像牛、馬可供騎乘馱運，也不像豬、羊可供肉食，雞能報曉生蛋，狗會打獵看家——在人類科學家養成大量飼養白老鼠做動物實驗的風氣之前，絕大部分老鼠完全是以一種寄生食客的身分寄人籬下。因此「養老鼠咬布袋」成了罵人吃裡

扒外的俗語，形容遭人嫌棄眾叛親離的歇後語有「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譬喻。孔子說，讀詩可以「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目前所見時代最早與鼠相關的文學作品就存在於《詩經》當中。〈召南·行露〉：「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以及〈魏風·碩鼠〉：「碩鼠，碩鼠，無食我黍。」說的都是毀壞屋牆和危害農作等鼠患。還有〈鄘風·相鼠〉的：「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也是以鼠起興，反覆類比，以表達人民對官場小人連老鼠都不如無恥行徑的憎恨和鄙視。《詩經》似乎每次提到鼠都沒有什麼好話，而《毛詩品物圖考》可以說是以《詩經》所載鳥獸草木為本所繪的古代百科圖鑑。其中畫了兩大一小二灰一白三隻老鼠來讓讀者明白詩中老鼠的樣子，尖臉尖耳四肢屈曲的杵在空曠無物的背景下，樣子顯得特別微小畏縮，有欠大方。(圖四)



圖五 看鼠戲



圖四 《毛詩品物圖考（三）誰謂鼠無牙》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走江湖賣藝的鼠

人類對老鼠「逝將去汝」的憎恨甚至間接促成了貓在人類社會的「就業機會」。然而事實上，在大部分老鼠為禍人間的同時，古代也有少部分老鼠受人豢養而在人類手下努力工作著。例如《抱朴子》說鼠善卜，唐朝（六一八—九〇七）鄭熊所著《番禺雜記》一書就記載廣東有豢養老鼠來為人占卜的風俗；清初蒲松齡（一六四〇—一七一五）的筆記小說《聊齋誌異》其中一篇〈鼠戲〉，寫的是長安市上有個藝人，用背包背著十幾隻小老鼠，每每站在人群裡，肩膀上搭著戲台似的的木架，拍著鼓板唱雜劇。只要他的歌聲一響，就有穿好戲服戴著面具的小老鼠從包裡鑽出來，從這名藝人背後爬上戲台，像人一樣站著，扮演劇中的角色。成書於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的《燕京歲時記》也說北京有訓練老鼠表演汲水鑽圈圈等把戲的「耍耗子」者。時代

更早的《南齊書·樂志》記載：「江左咸康（三三五—三四二）中，罷紫鹿、跛行、鰲食、笮鼠、齊王卷衣、絕倒、五案等伎。」這裡的「笮鼠」據說也是一種訓練老鼠來表演的雜技，可見有雜耍藝人

亂吃東西的鼠

調教小鼠子們扮戲的歷史可是非常悠久的了。而就是因為鼠與人類生活距離如此之近，才有機會經常成為畫家筆下的世間百態的吧。（圖五）

鼠性雜食，香甜多汁的瓜果是最愛，畫中的老鼠還經常與各種水果搭配現身。可惜老鼠吃相不佳，把東西咬得亂七八糟不說，還經常掉渣掉屑搞得一塌糊塗。老鼠的門牙是終生不斷持續生長的，實



圖六 （傳）宋錢選《蓮實三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明 朱瞻基 《明宣宗三鼠圖卷 之一》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宋 錢選 〈瓜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明 孫隆 〈花鳥草蟲圖〉(局部) 吉林省博物館藏

驗發現，如果沒有給老鼠咬食堅硬東西磨損門牙的話，老鼠會被過度生長的長牙刺穿上下顎而死亡。所以老鼠在飽餐一頓之餘，還不放過咬嚙磨牙的

機會。〈傳宋錢選蓮實三鼠〉裡面的蓮蓬，(圖六)還有前面提到的〈傳明宣宗夏果寫生〉與北京故宮〈明宣宗三鼠圖卷〉第三幅的楊梅，都被啃

得狼藉一片。

北京故宮的〈明宣宗三鼠圖卷〉共有三幅，每一幅各畫一隻老鼠。第一幅寫意性質的〈明宣宗苦瓜鼠圖〉的主角

是少數幾幅看起來意氣風發的畫中鼠。畫上一隻小鼠爬上了石頭，正打算嚐嚐從藤蔓上垂下的苦瓜。畫中不用細筆勾畫

小鼠身上的絨毛，而以富於變化的濃墨淡墨擦染出小鼠轉頭上視苦瓜時，全身被毛呈S型扭動的樣態，加上簡單幾

筆勾出爪、耳、鼠鬚及眼、耳、口，就成了一隻活靈活現的小老鼠。根據款識，此畫作於宣德丁未（一四二七），是



圖十一 民國 齊白石 〈燈鼠〉 北京徐悲鴻紀念館藏



圖十 民國 齊白石 〈荔枝〉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拿幾「張」鼠來瞧瞧！看畫談鼠



圖十二 民國 齊白石 〈自稱〉 北京徐悲鴻紀念館藏



圖十三 明 朱瞻基 〈明宣宗三鼠圖卷〉之二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宣宗即位後第二年的作品。這幅畫的畫意不免令人想到某種暗示，小小的老鼠千方百計爬上岩石，可眼看就要自討苦吃，這幅畫比喻的到底是誰？是感嘆君臨天下不易的宣宗皇帝自己？是他那不滿向姪兒稱臣而興兵作亂的叔父漢王朱高煦？還是某天宣宗真的看見這

麼一隻想吃苦瓜的老鼠而興起作畫？關於這點，就不得而知了。（圖七）

有人以為是因為鼠有多產的特性，所以和具有祝人子孫繁衍瓜瓞綿綿的瓜一起出現在畫中的比例頗高。除了明宣宗〈苦瓜鼠圖〉，最為常見的瓜鼠圖作品，還有宋錢選〈瓜

鼠〉（圖八）與明孫隆〈花鳥草蟲圖〉。（圖九）但如果瓜鼠圖真的旨在祝人多子多孫，那麼為什麼畫中的瓜往往被老鼠啃得體無完膚呢？事實上在瓜田吃瓜，其實是非常典型的野鼠生活寫照。這種瓜鼠圖具有祝福意義的說法，也許是後人根據瓜與鼠的性質臆測附會所得到的結果吧。老鼠除了愛大米以外，農地裡甘蔗、瓜類這樣多汁的作物都是野鼠經常取用的水分來源。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統計，野鼠對農作和倉儲的為害量約佔總農業生產的百分之二十，亦即每五個農民就有一人在為老鼠服務，替老鼠張羅吃的。老鼠行動鬼祟的有趣形貌，也是入畫的好題材。民國齊白石〈荔枝〉畫中伸爪偷拿荔枝的拖尾巴墨黑大老鼠，瞪著荔枝鼠鬚齊張，一副見獵心喜的樣子，可牠那佝僂的背脊和蜷縮的四肢，看起來可不怎麼光明磊落。（圖十）出身湖南農村的齊白石一生畫過不少以鼠為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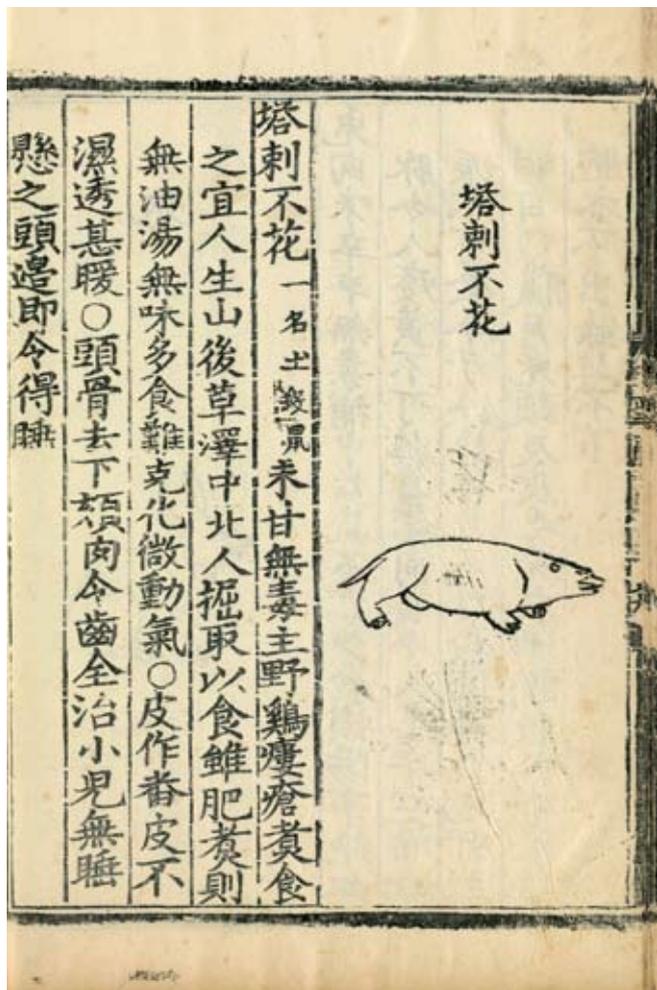


圖十四 元人 〈春景貨郎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的作品，〈燈鼠〉讓人聯想到「小老鼠，上燈台，偷油吃，下不來」的童謠。（圖十一）

而另一幅老鼠〈自稱〉圖，畫著一杆中國式老秤，秤鉤上立著一隻粗胖逗趣的墨鼠，憨態

可掬的歪著腦袋在好奇自己究竟有多重，以物喻人，可謂畫家的匠心獨運。（圖十二）



圖十五 忽思慧 《飲膳正要·獸品》 卷三 頁1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養來當寵物和佐餐入藥的鼠

藏於北京故宮的明宣宗〈三鼠圖卷〉第二幅照款識看來，是宣宗於宣德六年（一四三一）時，畫來賞給太監吳誠的贈物。畫中有一支小椿釘在一塊上面茂生著菖蒲的奇石下，椿上有條金鎖鏈拴著一隻正在啃食荔枝的小灰鼠。

這隻小灰鼠應該是有飼養，才會繫著金鎖鏈。那一粒個頭比小灰鼠還大的荔枝應該也不是小灰鼠自己費勁偷的，而是主人拿來餵養小寵物的高檔飼料。外觀上平凡無奇的一隻小灰鼠，不拿籠子養，卻刻意被條鎖鏈套著脖子釘在地上不許亂跑，皇帝畫出這樣一幅畫來賞給身邊的太監，是純粹好玩

還是意欲威脅太監不可逾矩越份？這其中的關係，也許又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故事了。（圖十三）

說到飼養老鼠，另外一幅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作者不明的無款作品元人〈春景貨郎圖〉，畫中的婦人正帶著兩名兒童向小販購買鸚鵡，分成好幾層的貨郎擔架上滿載著鳥籠童玩，前面的鳥架佈置成戲台的樣子，擔子後面還拴著一隻棕毛小猴，整個畫面熱鬧非凡，儼然是個頗具規模的流動寵物攤販。位於小猴正上方，在這個貨架底層最後面，插著刀槍畫戟的玩具武器架前，有一個形狀比較扁的橫長方形籠子，裡面蹣跚的似乎是兩隻小白鼠，比例與隔壁籠子的麻雀差不多而略大，這幅畫裡畫的，大概就是古代的寵物鼠了。（圖十四）雖然這幅名為元人〈春景貨郎圖〉的畫，成畫年代似乎晚於元代，而較接近明人風格，但元朝和鼠有關的事情還不少，其中最



圖十六 宋 錢選 《桃枝松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特別的應該是元世祖忽必烈（一二一五—一二九四）御用太醫忽思慧整理的《飲膳正要》一書中記載蒙古人吃土撥鼠的事情。（圖十五）不過，說到吃老鼠，直到現在，台灣鄉下和廣東地區似乎都有生吃幼鼠和食用野鼠肉的習慣。李時珍《本草綱目》載：「（鼠）嶺南人食而諱之，謂為家鹿；惠州獠民取初生閉目未有毛者，以蜜養之，用獻親貴，挾而食之，聲猶唧唧，謂之蜜唧。」這是以老鼠肉為食。此外，根據《本草綱目》條列，鼠的皮、肉、骨、脂、肝、腎、頭、腦、尾、涎、四肢等等都可入藥治病，甚至連壞了一鍋粥的老鼠屎都有療效。鼠肉能治小兒疳疾腹大貪食；鼠肝可治箭傷；鼠膽能治耳聾夜盲；四足與尾燒服可催生；鼠屎煮服能治傷寒勞復發熱、男子精溢腹痛，並通女子月經，能下死胎；研末服可治乳癰等症。值得一提的是，據說一般拿來做藥的都是公鼠，母鼠是不拿來入藥的。

老鼠的親戚松鼠

故宮藏畫當中，與鼠有關的畫作除了老鼠以外，最大的還有松鼠。而圖畫中松鼠出現的場景還是免不了鼠輩們愛吃果子常闖禍的習性與特色。（圖十六）（圖十七）松鼠的尺寸和鳥類差不多，和水果可以作為花鳥畫中鳥與花的替代變化。松鼠和老鼠一樣，前肢動作靈活，除了四腳著地的爬行以外，還可以後肢人立起來持物取物，姿態十分多樣，經過畫家妙筆美化，五短身材毛茸茸的松鼠，和各種色彩豐富，鮮艷欲滴的水果搭配起來，不但可為靜物增添一股活潑有趣的生氣，還頗為討喜可愛。按照生物學中界、門、綱、目、科、屬、種的分類，老鼠和松鼠同屬於動物界、脊索動物門、哺乳綱、嚙齒目的松鼠亞目之下，到了「科」才分屬於鼠科和松鼠科。很多人看老鼠不順眼，主要是因為滿地亂爬的老鼠尾巴光禿禿的形狀醜惡。而靈巧穿梭林間的松鼠，則有一條長毛蓬鬆的大尾



圖十七 元人〈歲朝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巴，因此許多人對松鼠的印象比對老鼠要好很多。要是元人〈歲朝圖〉裡面那隻為了偷吃瓜子核桃把瓶子推倒的不是松鼠，而是老鼠的話，很多人也許就不會覺得這幅畫看起來活潑可愛，適合過年開筆討吉利了。

雖然人類經常把老鼠們視為禍害人間的「鼠輩」，但是鼠類動物除了能為電腦滑鼠充當免費代言，還有黃金鼠、楓

葉鼠與天竺鼠等寵物愛好者的良伴，在實驗室為人類疾病醫藥獻身試法的白老鼠，還有迪士尼樂園的元老級動畫主角米老鼠。希望大家趁著鼠年，對鼠類動物和畫中的老鼠有多一些認識，畢竟，老鼠雖然令人印象惡劣，對科學文明和藝術趣味也是有些貢獻的。

作者為本院書畫處研究助理

參考文獻：

1. (晉)葛洪，《抱朴子》，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2. (元)忽思慧，《飲膳正要·獸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3. (明)馮夢龍，《警世通言》，台北：河洛出版社，1980。
4.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5. (清)蒲松齡，《聊齋誌異》，台北：新興書局，筆記小說大觀三編，1974。
6.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台北：新興書局，筆記小說大觀三十五編，1983。
7. 《古今圖書集成》，台北：鼎文書局，1976。
8. 朱耀沂，《老鼠博物學》，台北：天下遠見，2007。